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南北朝

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魏定樂章

初魏主詔有司議定雅樂當時無有知者至是始集新舊樂章非雅者除之後復簡制樂官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在太和十六年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諡曰文

允歴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出入三省尚書中書秘書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徙青徐望族于代多允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于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

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陽

先是齊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據河南故城在南陽府新野縣劉宋僑置齊廢請兵于魏齊遣將軍陳顯達戴僧靜等討之至是天生引魏兵至沘陽漢縣明改泌陽今屬南陽府顯達遣僧靜等與戰大破之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齊以顯達為雍州刺史進據舞陽城明年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齊將軍曹虎擊破魏兵遂拔隔城斬其太守天生棄城走已而魏築城于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魏鎮將韋珍憑城拒戰顯達乃還　隔城醴陽城故址俱在南陽府桐柏縣曹虎字士威下邳人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壽昌常平之意然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為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食而與之辛未得他日之感而先致目前之怨矣然則常平終不可行歟曰胡不可利

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

上表畧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貴富之家童妾袪服工商之旅僕隷玉食而農夫缺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愚謂凡侈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戶貫租賦輕少雖于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于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見前

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具怨者將益衆毋寧仍舊貫而不為其已甚斯可耳服御珍器或可濟涼餒弓矢刀鈴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美言市人爾

贍養之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孤寡貧癃有差後又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八月柔然侵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為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部衆離心八月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代人麗子為都督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

古之弭盜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

諫不聽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自立為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伏古敦擊之屢為所敗乃引衆東徙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字子集從祖弟允為西兖州此魏天興初所置兖州也刺史治滑臺城皇興中得宋兖州故于此稱西太和十八年改為東郡屬司州至後孝昌中别置西兖州治定陶地形志所載甚明質實不詳目中出鎮滑臺之文而以定陶之西兖釋此誤矣

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事俱見前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

虎渡蝗避即非誇誕亦奚足稱舉

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及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戊辰齊永明六年魏太和十二年

冬齊吳興饑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今紹興府蕭山縣西有西興堨即六朝時西陵牛埭用牛挽船過埭故名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

饑地不亟賑民豐壤則籌增課是眞幸災榷利南朝政令如此安得不屢亡

會稽行事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議以爲不可憲之言始立牛埭非逼蹴以取稅也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領監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今吳興薦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減將何以加元懿不仁幸災榷利若事不副言懼加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買怨愚又以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宜加深察齊主納之而止

魏主詔羣臣言事

秘書丞李彪字道固頓邱衛國人上封事陳安民之術畧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得失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

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且損國體宜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于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于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又請于河表七州之人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兄有犯子弟當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足以敦厲凡薄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鳴玉垂綾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令終服或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國慶一令無預 河表大河之外七州判兗豫洛青徐

魏主悉從之由是公私豐贍水旱有備

齊也

已齊永明七年魏

已太和十三年

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謚為文獻吏部尚書王晏素與儉不平
啓齊主曰此謚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
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儉嘗薦御史中丞徐孝嗣字始
昌湛之之孫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通考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以後皆有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
魏久與齊絕魏主欲遣使令羣臣議尚書游明根曰
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

僧真乞為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斆謝瀹斆顧左右命移牀遠客

可乎由是通好明年齊人歸魏隔城之俘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斆（字叔文湛之曾孫）為都官尚書（宋置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

長沙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

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于齊主請于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斆謝瀹（字義潔朏之弟）可自詣之僧真詣斆登

爾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人失笑

榻坐定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庚午齊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

秋七月齊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字雲音齊主第四子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數以牛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聞子響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齊主心善之乃别遣衛尉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詣江陵勑之曰子響若束手來歸可全其命諧之至築城燕尾洲在今荆州府江陵縣西南子響白服登城遣使云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耶尹畧獨答曰誰將引也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畧棄之江流子響呼法亮求見傳詔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

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敗畧死諧之逃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字文緯梁武帝父）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舴艋（小船也）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于射堂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因鳴咽流涕順之慚懼而卒（臺軍焚江陵府舍皆盡齊主以南湯樂藹為荊州治中藹繕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謚文明太皇太后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羣臣諫之始進一粥王公表請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先是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于此乃營壽陵作永固石室及是太后殂遂葬方山不從金陵之兆方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北永固陵在其上太尉丕等請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與先世不同又問游明根等曰聖人

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令旬日之閒言及即吉得無傷于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以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慮廢政事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練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故專欲行之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章帝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顧陛下察之魏王曰朕眷戀衰絰實情所不忍豈徒苟免嗤嫌且公卿每稱四海晏安

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若奪朕志使不踰魏晉何耶又曰古王者亦有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魏主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欲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

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于已盛寒閉于空室絶食三日欲廢之魏主無憾意又有宦者譖于太后太后杖之及太后殂魏主亦不復問

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畧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不詳慮其為患也漢興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于是盜鑄紛紛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償之宜故也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

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　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字士操彭城人言嚴道銅山注見前舊鑄錢處可以經畧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辛未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魏主自居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于皇信堂之東室

已而魏主謁永固陵設薦于太和廟始薦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罷朝夕哭

馮誕字思正熙之子

二月齊遣使如魏夏四月魏遣使如齊

昭明輩欲以朝服行事本屬非禮成淹之對大義侃然尚欲强辨遂非無識甚矣

散騎常侍裴昭明（駰之子）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日而見逼耶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廁其間

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命本朝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疋　四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

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瑯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瑯邪城晉僑郡在江乘齊徙白下在今上元縣西北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于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然後書之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秋八月魏正祀典

魏主鋭意復古尤重祭典先是親祀南郊始備大駕

又祭方澤太和十三年既而復作明堂營太廟是年四月定廟

祧之制詔尊烈祖為大祖以世祖與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遷　二祧禮記祭法遠廟為祧有二

祧正義曰廟在應遷之例故曰遠特為功德而留故曰祧祧之為言超也二祧者二廟不遷以遷廟之主

藏焉考六宗之禮六宗之説凡十有一家魏主以六宗即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既祭南郊

無煩别立六宗之位正禘祫之名魏主問羣臣以禘祫之義鄭王是非安在游明根從鄭高

閭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于令　俱是年之七月至是詔

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時議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魏主從祕

書監薛謂說用朔朏朏月之初生三日也又宗廟四時之祭舊用中節自後改用孟月擇日而祭魏舊制每歲祀天于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罷之又罷羣祀之非典者四十餘所

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魏主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還入主于新廟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哭盡一

孝文忘父譬而盡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其所為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所言亦屬矯枉過正此與後漢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為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纚屨侍臣去幘易帢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禫祭始服衮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懸而不作服衮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明刑正以弼教然用律則視乎其人聖門以折獄許仲氏惟忠信明決為本初非謂其素能讀律也國子議置律助教是即以吏為師安得云不淪胥吏之手哉

齊律書成

齊主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晉張斐杜預所注律也宋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吏得為姦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表言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寃魂猶結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縦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

壬申 齊永明十年 魏太和十六年

春正月魏主宗祀明堂

土德之運始於
亂秦陋妄後世
不察從而傅會
至紛辯於水
土之間益復無
明

朔之次日魏主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越二日始以太祖配南郊是春二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魏定行次五行之次為水德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魏得姓出于軒轅宜為土德李元等以為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不可捨晉而為土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云齋庫失火直三千餘萬一云第庫無見

祀堯于平陽舜于廣寧（漢縣晉改大寧後廢故城在今宣化府宣化縣）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皆戍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省改諡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諡曰文獻）

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嶷自荆州還為揚州）評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勅月給錢百萬

錢矛盾已甚安得謂信史

贈假黃鉞都督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

秋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

初魏王名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修洮陽（注見前）泥和（魏書作洪和故城在今鞏昌府洮州）二戍置兵焉魏遣兵伐之拔二戍及馮太后之喪使人告哀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于是吐谷渾遣其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僞之習宜元凱正言誣刺之其慚赧自取耳

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魏遣使如齊

魏散騎常侍宋弁字義和隱之孫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是冬十二月齊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甚重之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八月魏主養老于明堂

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禄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

爲曾維持子業待即君位不可詔挾仇其後誅蠲宗支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斗史家所見小矣

不容傾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

癸酉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太子長懋卒

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而莫敢以聞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齊雍州刺史王奐字彥孫或兄子有罪伏誅

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搆扇山蠻殺之齊主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等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會之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黄瑤起長史裴叔業閻喜人居襄陽等起兵攻奐斬之執彪及弟爽弼并誅之彪弟肅字恭懿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字元尚為太孫

東宫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

秋七月魏立子恂為太子

初恂始生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死自撫養之及長太后親為立名字字元道至是平原人

魏主以為太子

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

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脇衆命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字道鎮景穆帝孫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名澄屏人謂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

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于是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是為廢帝鬱林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

齊主聞有魏師，詔發徐揚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竟陵王子良于東府募兵，板中書郎王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撾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齊主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俄而齊主疾亟蹔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適太孫至，融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

頃之齊主復蘊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乃殂諡武皇帝廟號世祖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于其職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游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及殂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内外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決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矣初齊主昭業養于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遣虎賁中郎將潘

敞領仗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遂稱遺詔以鸞為尚書令子良為太傅葬世祖于武進景安陵

魏主發平城

魏主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廣陵王羽字叔翻獻文帝子留守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深怨王融即位十餘日即收融下廷尉獄融求

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融臨死歎曰若不為百歲老母融母謝惠宣女教融書學欲吐一言融意欲指斥齊主東宮時過失也齊主性慧辯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初從竟陵王在西州每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與左右淫宴諸營署所愛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揚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揚氏之力呼為揚婆民間為作揚婆兒歌及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揚氏禱祀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及葬轀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于閤內奏胡伎鞞鐸之聲

不念平城根本之地乃欲襲周漢故迹具後土宇分裂雖由政事不綱亦輕率遷都自失形勢所致昔婁敬諫漢高以漢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效成周之事孝文可謂殷鑒不遠

嚮震內外

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冬十月營洛都

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首馬前泣諫魏主乃諭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為何如南安王楨景穆帝子進曰陛下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罷兵

十月徵穆亮字幼輔羆之弟與李冲將作大匠等經營洛都設壇于滑臺城東以告行廟遣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聞者盡駭澄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謂曉諭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澄還報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于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

儀文物皆肅所定

齊益州刺史劉悛坐贓禁錮

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世祖嘗幸悛宅悛捧金澡盆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罐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納之及齊主即位以悛所獻減少怒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

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春正月齊以隨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為撫軍將軍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止須折簡耳乃召子隆為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崔慧景字君山東武城人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注見前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期歲用垂盡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諶字彥孚世祖族子征南諮議蕭坦之字君平齊宗室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亦淫泆與左右楊珉通齊主恣之齊閤夜開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

涕救之坦之固請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啟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鸞廢立陰為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人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毆殺之

魏中書侍郎韓顯宗字懋卿麒麟子上書言事

魏主如洛陽西宮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藝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

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于闉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日對百辟心虞萬幾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非所以嗇神養性也

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

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用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于時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于皂隸矣又刑罰之要在于明當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

和氣不至葢由于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況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同之郡國乎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太祖創基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衣冠皂隸不日同處欲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使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辯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須費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

是月魏主如何陰三月還平城部分遷留

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齊主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五月甲戌朔日食

秋七月齊蕭鸞弑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是為廢帝海陵王自為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宣城公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以后從叔為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省與謀誅鸞胤不敢當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乃謀

出鸞于西州中勑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驃騎録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霍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不能從樂豫字文介南陽涅陽人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

淵默素負盛名
洗至倉皇聞變
一則對客圍棊
一則託言藥發
身為大臣置國
事於膜外南朝
士大夫之習害
入深矣或尚以

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過道剛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勑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閤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弒之輿屍出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昭文即位年十五以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公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朝臣被名入宮國子祭酒江斆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

此為高貞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輙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虞悰字景預晉侍中潭之曾孫

齊以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為南郡太守

遙光鸞兄鳳之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為南郡守而不之官

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即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

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于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能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録尚書事廣陵王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禄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栗磾之孫以不勤事削禄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齊蕭鸞殺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等

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鄱陽王鏘每

詣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内皆屬意于鏘𨻶局監謝粲説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胡三省注鸞是時已進録尚書事粲曰蕭令葢舉舊官稱之子隆欲定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聞二王死欲起兵以母阮氏在建康

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

鸞鸞遣中護軍王元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參軍于琳之為内應遂殺子懋先是子懋將舉事防閤吳郡陸超之丹陽董僧慧皆勸之及子懋見殺王元邈執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死不恨願大歛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白鸞免死子懋子昭基方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元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生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厚加殯歛其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門生首折頸而死鸞遣將軍王

廣之字士林沛郡相人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斬之又遣徐元慶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昭秀字懷尚文惠太子第三子行事何昌㝢字儼望尚之弟子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靖之孫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防閤周伯王

大言于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吒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銶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

冬十月齊蕭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

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示王洪範

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齊蕭鸞殺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衡陽王鈞字宣禮高帝子出繼兄元王道度後等

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慇懃不已而面有慚色欲殺我也是夕遇害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遥光才力可委鋒曰遥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

憚之使兼祠官于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子倫性英果時鎮瑯邪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

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于是威行州郡大為姦利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帥當不至于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齊蕭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是為明帝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

朽老以賛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聞喜公遙欣字重暉遙光弟為荆州刺史

齊主長子寶義字智勇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遙欣鎮撫上流

齊立子寶卷字智藏為太子

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

魏遷都洛陽

魏主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録尚書事留守平城親告于太廟使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于烈（果之兄）奉遷神主遂發平城至洛陽定都焉（明年六宮文武俱遷洛陽）

魏置牧場于河陽

魏主敕將軍宇文福（莫槐之後）行牧地福表石濟（注見前）以西河内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

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是置牧地于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迨後正光之際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齊主蕭鸞弑海陵王

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

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

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魏主欲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軍李冲曰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内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居無一椽食無甔石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擐甲執兵殆非歌舞之師也穆亮

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豈大臣之義乎沖曰任城可謂忠于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詔諸將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 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春秋國漢縣齊北徐州治此鍾離國注見前 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惠開之弟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責言詞嚴義正慶遠雖欲為其主掩飾豈能奪之適足形其詞

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齊司州治義陽）刺史蕭誕（字彥偉諶之兄）拒之肅屢敗誕兵二月魏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字季暉遥欣弟）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

魏主大笑行
復何謂哉

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塹柵三重
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閒道夜
發徑上賢首山在汝寧府信揚州西南亦曰賢隱山魏人不敢逼黎明
城中望見援軍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
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敕諸軍
欲南臨江已發會司徒馮誕卒魏主將輕騎數千夜
還鍾離誕卒于軍魏主還哭之魏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久之鍾
離不下魏主乃如邵陽築二城于洲上邵陽洲在鳳陽府故臨淮

縣淮水中渡淮而還魏主之渡淮也諸軍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縱火燒齊船艦因烟焰飛刀進斫齊人遂潰魏將軍楊播以步騎殿後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以待齊兵四面圍之魏主在北岸水盛不能救已而水減播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乃擁衆俱濟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楊播字延慶華陰人

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南安王楨之子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字元達衍之兄遣部將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克其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

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字司大新野人）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遣使與懿別懿以為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于馬上炊之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仍

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魏城陽王鸞字宣明景穆帝孫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遣左衛率垣歷生榮祖從弟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户五百佐削官爵徙瀛州魏置今河間府是

六月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等

諶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輙命尚書申論齊主閒而忌之以其兄誕弟誅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

秋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學立于國之四門故名

魏主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為之李冲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于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于時用者加以優賞法

度量改用長尺大斗悉依漢志至是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已又班品令賜冠服宴羣臣國老庶老于華林園各賜鳩杖衣裳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歛手累遷直閤將軍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薛聰字延智河東汾陰人

冬魏行太和五銖錢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覆轍不德孰甚焉

丙子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嘗與羣臣論選調李沖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時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

齊主所親者細
務非政務鍾嶸
之論不為無見

此制

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齊主躬親細務綱目繁密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其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

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蕭頴胄字雲長高帝從祖弟子鍾嶸字仲偉頴川長社人

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

后馮熙少女也其姊昭儀先后入宫得幸未幾以疾還家既而疾愈迎拜昭儀譖后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瑶光寺為練行尼明年秋昭儀立為后

魏旱

久旱魏主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

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

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

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

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

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殺中庶

子高道悅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羣臣議遂廢

為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一作無辟城在懷慶府孟縣東水經注溴水逕無辟邑世謂之無鼻城即此以兵守之明年李彪表恂復謀為逆遂賜死

冬十月魏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禽之

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温則甚乞為恒州魏主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景穆帝孫為主頤偽許

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方有疾魏主名見謂曰泰叡謀為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彊為我北行乃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頤 朔州在平城西）澄遽令進發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禽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明年魏主如平城泰叡俱伏誅）

丁丑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即宣武帝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遥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于我有功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名晏于華林

省誅之藝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于自謀而巧于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每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于罪 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

二月魏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丕先由東陽王以疎屬例降為公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魏詔

夏收殷号本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失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曾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改服在太和十八年丕獨從舊服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誅隆超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魏主由是益重之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

后既立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南陽不克

魏發河北五州兵以伐齊假彭城王勰（勰字彥和獻文帝子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先是魏荊州刺史薛真度（安都從祖弟）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從吉從弟）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乃引兵向襄陽衆號百萬吹脣（以齒齧脣作氣）

吹之聲如鷹隼沸池留諸將攻赭陽自以兵至宛夜襲其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于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皆驚名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是冬魏主至新野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人皆降遂敗齊師于沔北已而齊侵魏太倉口魏置豫州治廣陵城置倉于此故名廣陵城在今光州息縣魏豫州刺史王肅遣長史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擊敗之永與齊人夾淮而軍永曰南人好夜所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設二伏令以瓠貯火當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其

夜齊人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齊人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已而永擊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軍又大破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魏伐氐克武興以李崇為梁州刺史

魏氐帥楊靈珍以衆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始窘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為都督討之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魏主聞之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崇也以

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以集死為北秦州刺史後集始降魏魏復其爵位靈珍為魏所殺

齊以劉季連字惠續遵考從父弟子為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彭城人內弟江祏字弘業考城人齊主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遙欣為荆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

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

先是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至是魏拔新野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于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黄瑶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瑶起

殺肅父奐已而魏人克宛房伯玉面縛出降事具前又敗齊兵于鄧城軍主劉山陽死戰魏軍乃退魏主復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注見前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字宣胄高帝第十九子等十人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躄疾每肩輿入殿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絶遙光遂

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衡陽王子琠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燦巴陵王昭秀子岳字雲嶠子文字雲儒子峻字雲嵩子建字雲立子夏字雲廣皆武帝子昭燦昭秀文惠太子子十人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魏縣唐改蒙城今屬江南潁州府以救之義

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

難當

之孫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甚衆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數與冲爭辨形于聲色事多

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性温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罵辱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謬醫不能療以為肝裂旬餘而卒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内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内地

故得少寛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琴録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借之仲雄于齊主前鼓琴作懊儂歌其辭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懊儂曲晉書樂志懊儂曲隆安初俗間訛謡之曲懊與惱同儂如冬反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字祖逸吳人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也徐州行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

使以聞敬則五官掾王公林敬則族子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豫章王疑之子為名子恪亡走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于是悉名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隽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隽啟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隽具對齊主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

陵口齊高武帝陵俱在武進慟哭而過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于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宋人譏檀道濟避魏語計汝父子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字思寵弘從孫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

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及是謠言更甚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是為廢帝東昏侯

初齊主有疾甚秘之至是殂諡明皇帝廟號高宗葬曲阿興安陵高宗性猜多慮簡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壯及疾欲塞後湖以為厭勝會殂事遂寢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祏為僕射江祀字景昌祏之弟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謂顯達衆事委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大事文季祀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争得踰月寶卷每當哭輙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禿鶖水

烏頸長而頭禿故名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北敗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軍江陽王繼字世仁道武帝元孫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篤彭城王勰密為壇于汝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撿斬魁首

一人餘加慰撫從之于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

己齊主寳卷永元元年卯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宫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于宦官高菩薩及是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宫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后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

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黄門郎侍中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修以罪黜誕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

齊取魏馬圈城名在南陽府鄧州東北南鄉前注見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

先是齊太尉陳顯達督將軍崔慧景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顯達屢破英軍拔馬圈南鄉魏主乃發洛陽自將禦之命廣陽王嘉大武帝孫斷均

口注見前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顯達南走慧景亦還

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侍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魏主曰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于汝何容更請人乎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在南陽府鄧州東南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是為宣武帝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倚托親賢唯汝勉之勰泣曰

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今復任以元宰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葬長陵高祖親任賢能精勤庶務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于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𢌿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嘗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及是殂于

穀塘原軍中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

先是太子之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已而禧等聞馮后死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邪咸陽王禧字永壽獻文帝子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為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后之先本勃海人後入高麗后父颺入魏為將軍生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字首文為平原公顯為

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閤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參軍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曰六貴同朝亂

將作矣衍與弘策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主上嬖近左右慓輕忍虐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其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檀溪在襄陽府襄陽縣西南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初高宗顧命羣公意寄多在江祏兄弟及是齊主失德寖彰祏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元字智深明帝第三子劉暄不欲暄嘗為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之不同祏議祏兄弟乃欲更

立始安王遙光祏告吏部郎謝朓遙光亦遣所親致意于朓朓說劉暄不宜立遙光遙光收朓付廷尉死獄中劉暄以遙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復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祀殺之齊主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于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為宦者裹魚肉還家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祏又誅遙光懼陽狂稱疾不復入臺謀舉兵東府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

人破東冶出囚于尚方取仗向曉有詺名徐孝嗣屯衞宮城蕭坦之率臺軍討遥光至夜城潰遥光扶匐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坦之為僕射

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及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孌倖畏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圍其宅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

此直閣徐世檦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馬可信邪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謂鬱林王也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于倉猝決意不疑于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畧字茂隆文叔之子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已而齊主名孝嗣文季昭畧入

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胄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冬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内懷危懼深自貶損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既而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字士操仲文之子）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

南將軍督諸軍擊顒達顒達發尋陽敗臺軍于采石潛師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年十四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顒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

魏以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為吏部尚書

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

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沈疑未決乃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叔業遂奉表降魏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封叔業蘭陵郡公豫州刺史叔業尋卒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元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

名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語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
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
重幼主昏狂朝廷懷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向
廣陵司馬崔恭祖慧景族人納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
王寶元為主寶元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
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以竹塘人萬副兒言分遣
千餘人從蔣山龍尾魚貫而上自西巖夜下鼓譟臨

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在和州含山縣北亦曰昭關山）齊主遣密使告之懿自采石濟江恭祖勸慧景擊之不許會慧景子覺度南岸戰敗恭祖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心腹數人潛去于道為人所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

崔慧景既平曲赦其黨詔書再下而嬖倖貪虐多所誣陷是時齊主所寵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子最有寵

參預朝政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

齊將軍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兵來救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達壽陽勰遂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齊後宮火

齊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齊主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弟暢為衛尉掌管籥時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

茹法珍等憚懿説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録尚書事

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為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

謂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頴胄亦以南康王寶融（明帝第八子即和帝）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不果（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知其謀白之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而散（鄭紹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及蕭懿死衍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

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擄呂
僧珍出先所具者付之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
荆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輔國將軍
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
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雍荆穎
胄得書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
胄及其弟穎達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
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
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

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内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已而山陽至江安遲回不

顏冑計無所出夜呼參軍席闡文安定臨涇人柳忱字文若世隆之子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顏達亦勸顏冑從闡文等計

詰旦顏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顏冑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

以蕭衍都督前鋒頴胄都督行留諸軍事十二月頴胄及司馬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竟陵太守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遣人說衍迎寳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

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于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母喪亦帥鄉人子弟來赴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